

兴趣与交往：大学劳动教育的价值与体系重构

张光明 黎媛^{通讯作者}

湖北医药学院

摘要：当前高校劳动教育实践中出现了价值和理论的双重失焦，劳动教育亟需适切理论和体系建设指导。本文以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中有关“生活世界”的理论阐述为依归，以技术兴趣、社交兴趣和解放兴趣为价值导向，将新时代高校劳动教育体系的建设逻辑进阶归结为“价值确立——先验目标——体系构建”三个层次，从先验领域出发研究劳动文化、规则与人格塑成的目标，构建具有工具理性、交往理性和学生主体实现的高校劳动教育体系。有助于澄清高校劳动教育的改革进阶，为高校劳动教育体系的建设与完善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导引和探讨。

关键词：高校；劳动教育；兴趣；交往；价值；体系

【DOI】 10.12252/j.issn.2096-6288.2025.08.113

引言

高校劳动教育价值变迁经历了从“小劳育”到“大劳育”，从培育劳动技能到提升劳动素养，从社会本位到政治本位，再到个人、社会和国家发展并重的全面育人价值取向的变迁。^[1]澄清高校的劳动教育价值具有重要意义，有学者认为应当从本体论和价值论上分析高校劳动教育，要在准确理解高校劳动教育的本质内涵上，把握高校劳动教育的价值意蕴。^[2]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有学者尝试以“知识整体”理论^[3]，“五育”协同理念^[4]、“生活教育”^[5]等教育理论作为指引丰富劳动教育的形式，构建一体化劳动教育体系。这其中有宏观劳动教育价值导向的研究，也有对劳动教育某一环节的具体指导，但其研究的共识是要回归劳动教育活动的本真，去开展劳动教育的实践。纵观高校劳动教育建设的相关研究，其理论逻辑进阶仍较为模糊，缺乏基于劳动本质与教育规律融合的理论研究，未能形成劳动教育基于内在价值和自身驱力的发展逻辑。并且，在劳动教育客体资源的导引作用下，高校劳动教育千校千面，形似百花齐放，实则是价值理念不清且实践理路不明的表象。高校劳动教育未能形成“为了教育的劳动”，劳动的教育功能未能得到充分挖掘。对于“建设什么样的高校劳动教育？”的讨论还不够充分深入，需要进一步对高校劳动教育开展理论研究与探讨。

一、从“生活世界”出发构筑大学劳动教育的先验世界

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认为生活世界储存着前人的解释性成果，人们通过自然语言的交互作用，通

过符号化的方式将现实构筑成一个可供交流的场域和空间即“生活世界”，这是一个介于理想与现实的“前视域”，是在主体的“我思”之前更加复杂深厚的世界。从“生活世界”的视域来看，劳动属于交往行为，劳动教育既涉及人与自然、人与物的交往，也涉及人与社会、历史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并落脚于对学生主体的内在体验与理解的影响，成为一种与生活世界的互动和人类生命脉络的绵延。学生在劳动教育体验中，所首先经历的是符号先行建构起来的对象与现实，它隐藏在劳动教育领域当中具有话语权的主体（学校及教师）直接或间接建立起的劳动生活关系所创造的生活世界当中。因此高以遵循“生活世界”原则构建起先验的、前视域的理想劳动教育世界，间接地从符号系统的先在性和存在前提去修正劳动教育。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在交往行动主体的互动作用下以符号再生产（symbolic reproduction）的方式，完成文化、社会、人格三要素的变化与更新。而社会主要指由法律、规范和制度形成的合法秩序和规则。因此高校劳动教育可以从文化、规则、人格三个维度构建大学生劳动教育的先验目标世界。

（一）劳动文化的外部世界

生活世界的第一层是依托人与客观世界的关系形成文化。人们在交往行为中不断实现文化的再生产，成为人们相互理解、沟通的知识背景库。高校作为劳动教育文化的设计主体，需要培育独特的校园劳动文化，以建立学生主体间沟通的共同背景，降低其劳动交往的阻滞和摩擦。劳动文化的第一要素就是“勤劳”，我国自古就有“功崇惟志，业广惟勤”的先训，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全社会都要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当代社会与脑力劳动有关的高科技、虚拟经济和管理专业受热捧，部分大学生受家庭过度爱护，导致学生中存在利己主义、享乐主义、轻视体力劳动和追求“躺平”等错误劳动观。高校若不进行勤劳劳动的文化培育，大学生可能会失去对辛勤劳动、艰苦奋斗优良品质的传承。高校开展劳动教育文化建设，要抓住“勤劳”这个核心，教育引导学生在做好每一件小事中培育和践行勤劳精神，形成和磨砺青年学生辛勤劳动的意志和品格。

（二）劳动规则的符号世界

哈贝马斯的真理共识论主张“主体间性”的“和谐”和“包容”，其强调的是一种在道德决策正义的认识要求下的参与者的互动。从家庭劳动、学校劳动到职场劳动发展的过程中，学生面临的人际关系日趋复杂，遇到人际冲突、关系矛盾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大学生不仅要依据劳动的内容和条件展开行动，还要在认真履行个体的道德角色和责任的前提下，处理好同事、同学、亲人等各方的关系。因此高校劳动教育规则与制度设计要特别注重学生劳动交往能力的形成。语言系统是人际关系得以协调和劳动目的得以实现的基本方式，高校劳动教育要注重对学生语言沟通能力的培养，创造更多的需要语言沟通与协作的劳动环境，提升大学生的语言沟通能力，帮助学生在劳动交往中通过语言的合理沟通与表达，破解个人原子化的分割，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念与意义理解。高校劳动教育的制度设计需要帮助学生学会在人际沟通中体悟与他人的相互关联与协同存在，在与“他人”和社会的互动中明确社会角色、拓宽人际交往的能力和空间。在对劳动教育的规章规则的理性构建中，还应强化学生与他人的和谐相处，与自然的和谐共建，在劳动生活中，注重个人行为与交往共同体秩序的和谐统一，最终在和谐的劳动人际交往体系中实现学生个体价值与社会责任的统一，走向个体社会化成人。

（三）主体人格的理想世界

蔡元培认为：“德育实为完全人格之本。若无德，则虽体魄、智力发达，适足助其为恶。无益也。”劳动教育不仅要教会学生劳动技能，其深层次目的是人格的锤炼和理想信念的育成。高素质人才不仅应具有专业技能和实践能力，更需要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和

健康的人格品质。高校应通过制度规则建设，充分发挥好劳动的德育功能，帮助大学生在劳动中锤炼高尚品格。在大学生劳动教育的制度安排中，学校要积极扩展将劳动教育工具安排的局限，在制度规范层面建立依靠劳动实现学生道德全面发展的“理想的意图”，以积极健康的人格参与劳动教育实践和将来的社会实践。高校应将思政教育、品德教育、人格教育、理想教育等制度化并贯穿劳动育人的全过程，通过以劳树德、以劳润心和以劳益美，以劳育锤炼学生的人格品质，厚植学生的理想信念，将其个人理想融入祖国富强和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

二、以社会行动为媒介构建全人劳动教育体系

哈贝马斯强调因为人类活动一定会通过语言达成理解与共识，所以实质上交往行为学的理论视野已经涵盖了人类所有的社会行为，当然也涵盖了人类的劳动行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将人的社会行为划分为三种类型即：目的性行动、规范性行动和戏剧性行动，目的性行动以行动者与客观世界的关系为活动领域展开一个客观世界；规范性行动以行动者之间的交往关系展开一个社会世界；戏剧行为以行动者的自我意识为中心展开一个主观世界。

（一）以“目的行动”构建“工具理性”的劳动教育课程

高校应积极推动劳动教育课程体系设置的改革，在课程内容上要主动适应科技发展和产业变革，强化新知识与新技术运用；在课程形式上应将劳动技术课程纳入大学公共基础课程和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高校要密切联系学科专业设计劳动教育课程，将学校的学科专业有机渗透进劳动教育中，让学生不仅能在学科的理论学习中掌握专业知识和技能，还可以通过丰富的产学研和专业劳动实践，深化和检验学科理论知识。总之，高校应积极探索劳动教育和生产活动在内涵上的互通性，将劳动教育与生产活动进行教育的有机融合，提高学生服务社会的技能与本领，培育学生深厚的职业发展潜力和科学创新的劳动能力。

（二）从“规范行动”构建“交往理性”的劳动教育制度

高校在劳动教育规章制度的制定过程中，要建设多层次沟通和交流的劳动教育制度体系，形成师生共建、

共治、共享的劳动教育机制。在劳动教育理论课程中应融入劳动交往中的秩序教育,使学生在劳动实践的理念认知层面,构建起“交往共识”所须有的前置规则。教师在劳动教育的组织实施中,应摸索和抽取出适当的规则,充分调动学生的劳动分工与沟通协作,创造沟通交流的教学场域,建立起基于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之上的互动秩序空间。高校还应建立科学合理的劳动教育评价制度,结合学生主体的特点与诉求,在评价中坚持劳动教育是人的教育,根本目的是实现人自身价值的提升与本质力量的增强^[2]的评价导向,实现对劳动教育主体和客体资源的综合评价与导引。总之,高校应从人际交往领域的“规范行动”出发,不断细化和完善劳动教育规章制度、标准规则、流程方法等,引导和规范劳动教育交往中学生社会化成人路径。

(三)从“戏剧行动”构建“主体实现”的劳动教育观念

戏剧行动以行动者的自我意识为中心展开一个主观世界。哈贝马斯认为戏剧行动可以建立一个反思的世界,通过反思与内在世界的交往,间接地修正揭示世界的语言系统所具有的具体的先在性和存在论前提。他认为人们在表达自我的情感、意识、价值观等主观性行为时,具有一定的隐匿性,如果忽略真实性和真诚性,则会导致交往理性的缺失和真理性共识的泯灭。因此在劳动教育过程中,教育组织者应培养学生真实和真诚地表达内心的自我和情感,引导学生积极真诚的表达真实自我,并通过与他人的互动来发现和克服自身不足,以此建立和达成教育主体与客体,师生与生生间的理性交流与共识。高校劳动教育应当始终以学生自由自觉的主体性劳动为教育导引,实现学生主体能动性的自我反思与劳动创造。在自由自觉的主体劳动中,学生能够体验劳动实践激发的力量,领略潜能开发伴生的快乐,并感受创造价值带来的幸福。高校应创建凸显学生主体地位的劳动教育实践平台和机会,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提升其自我教育的水平和能力。教师可通过组织撰写分享感受、自我总结等教学环节,引导学生加强对自身劳动理念、自我剖析的主体反思,以提升其自我反思与主动进步的能力。最后学校还应教育引导学生自觉扩散自身的知识和积极的能量,实现其自身劳动教育客体向劳动教育主体的转变。

结语

高校劳动教育经历了从工具性“小劳育”向全面育人“大劳育”的价值转向,其核心从劳动技能训练拓展为劳动素养提升,价值取向由社会本位转向个人、社会与国家发展并重的多元融合。然而,当前高校劳动教育仍面临理论逻辑模糊、实践路径泛化等问题,存在重形式轻本质、教育功能挖掘不足的困境。对此,研究基于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理论,提出从文化、规则、人格三重维度构建劳动教育的“先验世界”。其一,在劳动文化层面,强调“勤劳精神”的传承,破解大学生轻视体力劳动、崇尚享乐的价值误区,通过校园劳动文化浸润重塑学生的劳动意志与品格。其二,在劳动规则层面,关注劳动交往中的“主体间性”,通过制度设计强化学生的语言沟通与协作能力,引导其在复杂人际关系中明确社会角色,构建和谐共生的劳动伦理。其三,在劳动人格层面,倡导劳动与个体生命意义的深度融合,通过劳动实践帮助学生形成健全人格与责任担当。研究以“生活世界”为理论支点,将劳动教育置于文化传承、社会互动与人格培育的动态框架中,为高校劳动教育体系构建提供了兼具哲学深度与实践意义的理论路径,对实现“五育融合”的育人目标具有重要启示。

参考文献

- [1] 李欢欢. 高校劳动教育价值取向的百年嬗变: 教育方针与政策的视角 [J]. 江苏高教, 2021, (11): 39-44.
- [2] 张海生. 高校劳动教育的意涵、价值与实践——一种本体论、价值论和方法论的解析 [J]. 大学教育科学, 2021, (1): 53-59.
- [3] 刘向兵, 赵明霏. 构建新时代高校劳动教育体系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基于知识整体理论的视角 [J]. 中国高教研究, 2020, (8): 62-66.
- [4] 高晓丽. “五育并举”背景下加强高校劳动教育的内在依据与策略 [J]. 思想理论教育, 2020, (10): 97-101.
- [5] 张玲, 廖钰. 促进新时代大学生确立正确劳动观刍议 [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19, (9): 83-87.

作者简介: 张光明, 1986年11月, 男, 汉族, 湖北随州人, 硕士, 讲师, 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研究。

通讯作者: 黎媛, 1982年6月, 女, 汉族, 湖北十堰人, 硕士, 讲师, 主要从事高校学生管理研究。